

咬定青山不放松

□赵为民

宁阳的知名度。论文学，他自17岁开始写小说、散文，2015年9月，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罗锅传奇》荣获“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征文优秀奖；《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山东文学》主办的征文活动，他都拿到过获奖证书，有人笑称他是“获奖专业户”。

谈起写作，侯中兴说，他写作不分时间、地点，总是随身带着笔，灵感来了摸起笔就写，用电脑太慢，容易打断思路。他写作速度快，全凭一股热情。他说：“写作要保持一颗童心，对一切充满兴趣。如果心如死水，对什么都熟视无睹，怎么能触动心灵，写出自己满意、读者满意的作品？”有人把文学当成利益最大化的敲门砖，侯中兴写作却没有功利性，追求的永远是文学品质。

侯中兴喜欢喝酒，很多文章都是在似醉非醉中写出来的。2000年春天，他在泰安日报社学习时，有一天下午与编辑聊天，“我们宁阳县有户人家，爹是残疾人，娘患精神病，生了3个孩子都上了大学，能否写篇文章？”编辑一听题材不孬，叫他马上写出来。侯中兴跑到报社门口超市买了瓶酒，回到屋里就着花生米咕咕咕咕畅饮了多半瓶，

借着酒劲趴在桌上“龙飞凤舞”起来。写到后来，只觉手在飞快地划，眼中的字迹早已模糊不清，最终完成万把字的一篇文章。把稿子交给编辑后，他心里直打鼓：不定行不行，别瞎了那半瓶酒。过了一天，编辑找到他说，稿子写得不错，下星期就登。这就是那篇曾风靡泰安的长篇通讯《茅屋病残家，一门三状元》。那期报纸被很多学校当作课外阅读材料，很多人说，这篇文章不知为泰安催生了多少大学生。

搞写作的人不读书是不行的，读到一定程度，就要有所选择，通过读别人的文字，激发自己的灵感。古时形容一个人有学问谓之“学富五车”。侯中兴说过，他不敢说自己有学问，但读过的书肯定超过“五车”了。侯中兴的老家是宁阳县东庄镇的老庄子村，地理位置挺偏。就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来说，能看的书不多。侯中兴的一位同学知道他爱看书，说自己有本不知道名的书，烂成了一条一缕，问他看不看。后来他把书拿到手一瞧，确实烂得不成样子，不知是故意撕的还是无意中扯的，书都成了一条一条的，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比对着看。所以这本书他读的时间就长，但印象

也深，记住了书中的史更新、肖飞、林丽等人物，好几年后才知道这本书叫《烈火金刚》。1975年年底，华丰煤矿与老庄子村结成了帮扶对子，矿团委帮村团支部建了个小型图书室，这下可对了他的心意，几乎天天泡在图书室里，一本一本本地读，恐怕落下什么。图书室的书一月换一次，在那近两年的时光里读了多少书，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些年里，侯中兴读书读出了经验，那就是“好读书、读好书；精读书、读精书”，一直信奉在丰盛的精神食粮中，书是永远不可替代的主食，对写作大有好处。

搞创作的人，往往是写小说的不一定能写好诗歌；写散文的不一定能写好报告文学。侯中兴是不论什么体裁，都能舞弄一番，而且成就还不小。他小时候听刘兰芳讲评书入了迷，长大了就为刘兰芳写书，成了乡亲们津津乐道的事。这些年发表各类作品100多万字，光得的奖，红彤彤的证书能装多半麻袋。不但被山东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被评为山东省第二届“齐鲁文化之星”，还加入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

侯中兴是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门心思攀高峰。

2023年11月20日，《中国国防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文章《七个儿子一个家》，深刻报道了宁阳县华丰镇“七兄弟”替烈士尽孝的感人事迹。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多年的好友，宁阳县人民武装部的侯中兴。

认识侯中兴在30多年前，那时我们都是宁阳县的基层报道员，他在崔解乡，我在南驿镇，这两个单位如今都已成了历史名词。当初我们那些一起搞新闻的人，如今也没几个人在爬格子了，只有侯中兴一直坚持，而且经常发表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文章。

侯中兴是个多面手，文学、新闻双管齐下。论新闻，他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发表了大量通讯、消息，提高了

旧相册里念往昔

□杨蕾

我家书橱的第二层最左边放着一本老相册，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取下来翻看，她的表情也会随着相册的翻动起伏变化。有时，妈妈还会把我叫到身边，为我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悠悠往事。

相册的第二页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那是妈妈上学时与同学的合照。当年她还扎着两个小辫儿，虽然照片没有色彩，却难掩扑面而来的青春朝气，每次翻到这张照片，妈妈的手指总会轻抚一个个熟悉的脸庞，念叨她们的名字，时光无法倒流，思念却可以走得很远。前些年，妈妈和照片上的同学再次相聚。尽管大家都已白发苍苍，但重聚的喜悦好像又把她们带回了从前，时光在那一刻定格，于是，黑白照片的旁边又多了一张新照片。

翻过青春的过往，妈妈的手又停在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上，照片中的我已经上小学了，爸妈三十岁出头，爸爸那一头浓密的黑发显得尤其精神，妈妈的卷发也是为了过年新烫的。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妈妈都会看向爸爸发亮的头顶。有时我也在想，时光还真是调皮，它悄悄地擦掉了爸爸的头发，却在他的脸上添了几笔深浅不一的皱纹，在这一增一减中，不觉已近四十载。

陪妈妈看照片时，某个瞬间我竟忽然想起朱自清先生的《匆匆》，“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匆匆而过的时光带走了爸妈的青春年华，也留下了许多念念不忘的记忆。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姥姥和姥爷分别在2006年和2009年相继离世，十余年间，每当妈妈思念他们时就会翻看二老的照片，原来这一张张扁扁的照片也是通向过往时光的引路灯。光亮处，妈妈看到因为自己的一句“想吃枣”，姥爷就跑遍全城为她买来；因为她想吃鱼，姥姥天不亮就出门为她排队买鱼，回来时雪花落满发梢。在我眼中，妈妈是“最有办法”的人，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不慌张，常常把“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挂嘴边。唯有翻看姥姥和姥爷的照片时，妈妈才像个孩子，沉浸在被呵护的旧时光里，泪水早已打湿了眼眶。

清晨，窗帘刚被拉开，阳光就抢先射向书橱一角，稳稳地落在相册上，我想这大概是流动的时光与凝固的时光之间独有的问候吧。曾几何时我是不愿翻看相册的，甚至嫌弃那些写满稚嫩的旧照。人到中年，我才真正明白了老相册的意义，那些回不去的时光早已化作脚下的路，一张张旧照片则是高悬在路畔的灯，在旧时光里追忆往昔，携一盏灯，伴我继续前行。

落雪的日子

□彭海玲

雪花飘飘，洁白而轻盈，缓缓地落在大地上。寒冷的冬日，仿佛被一层纯净的白色所包裹，宛如梦境一般。

落雪的日子，总是会让人心生期待，在柴屋里，生一丛火，烤几个地瓜，看火塘的火苗噌噌，看窗外的雪花纷纷。

雪一来，总是带给我一种特殊的感觉。它如同一个神奇的魔法师，将一切都装点得如诗如画。傍晚，当我透过窗户望向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因这翩翩起舞的雪花，笼罩上了一抹迷人的韵致。等到灯火亮起，星星点点的雪花从灯盏飞下来，泛泛的光亮打在雪花小小的身体上，晶莹剔透。那灯火，在那一片片雪花里，被映照得如同明珠般璀璨，闪烁着温暖的光芒。

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走到屋外，像是闯入圣堂一样闯进雪地里。脚步轻盈地踏在雪上，发出“沙沙”的声音，一种来自岁月深处的宁静与祥和，在一片白雪中呈现出来。我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将手掌摊开，任凭雪花飘落到掌心。那雪花，冰凉凉的，还没有好好看，就忽然化作水雾消失不见了，仿佛一片脆弱的梦境。

雪，是大地的舞者，在高高的

山头，在远远的地平线，在窄窄的小路旁，在平展展的田野，用小小的身体将大地原有的面貌轻轻覆盖。树木的枝条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晶，仿佛是雪精灵在树上留下的痕迹。偶尔，会有一只匆忙的鸟雀，扑棱棱地拍打着翅膀飞过天边，留下一阵清脆的歌声。

第二天醒来，周围已经是一片广袤无垠的纯白。有一些顽皮的孩子已经在雪地上嬉戏，堆雪人、打雪仗，笑声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不过，我更喜欢家庭团聚，围坐在火堆旁，聊着家常，在雪花里，被冬天洗涤。

我觉得，雪花定是带着某种使命而来的。可能是一种情感的释放，是一种心灵的净化。雪花，低调、柔婉、沉静，它以微小的身躯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团队。这雪，让我们明白，无论是雪花还是生活，都有着独特的美丽，而那些熠熠生辉的美，就藏在如一片雪花的微小时里。

故乡多彩的房屋

□赵家栋

故乡在岱下山岭间，“人”字形房顶，不知始于何年何月的房屋，多为农家的主屋；石灰、水泥顶的平房，是农家的配房，房顶用来晾晒、堆放杂物；两层以上、配有车库的楼房，乡音“小康楼”，是改革开放后的建筑。

我生在解放初，童年的记忆里，村上房屋除关帝庙上的小瓦片屋顶和个别至今还能见到的大瓦片屋顶外，都是唐诗中“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草房顶。房顶的“草”，是谷子秆、麦秸，而不是诗中南方人屋顶的茅草。村上新建的草房顶为草黄色，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由黄变灰变黑，这样的房顶，就地取材，经济实惠，但易发火灾。每年雨季到来前，乡亲常为防

漏雨修补屋顶，修补过的老屋顶有黄有灰有黑，像多彩的地毯。草屋雨天常常“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外面不下雨了，屋内还在滴”。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家的草屋顶逐渐被瓦取代，娇小可爱、轻盈活泼的麻雀喜在屋檐下做窝、生儿育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屋檐下门帘间一个个专为养鸭建造的窝为山乡一景，至今还能看到。麻雀、鸽子和那数九寒天草屋檐上长长的“琉璃喇叭”，给我和小伙伴带来无尽欢乐，如今草房已在故乡绝迹。

安得广厦千万间。改革开放后，故乡用上了电，河水、地下水上了岭、上了山，成了林果之

乡。我的乡亲，有的凭一技之长走出国门，打工挣“洋钱”；有的去国外承包农场，让外国人给咱中国人打工。腰包鼓起来的乡亲，拆了传统“人”字形房顶的屋，建起宽敞明亮的砖、钢筋、水泥结构的平顶房，房顶女儿墙内，现浇筑的顶子，加上厚厚的土，冬暖夏凉；滴水不漏的房顶，成了农家的小菜园。我以《绿色的屋顶》为题，写的俺村上这一见闻，上了《中国环境报》。

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故乡多姿多彩的房屋，是新农村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前，村上建农舍讲究正房坐北朝南，院子“东南大门、西南茅房和猪圈”；现今，轿车普及，乡亲们建农舍，首先考虑车库、出行方

便、“小康楼”顶光伏发电。农家用太阳光发电，节能环保，多余的电出售给国家电网。时兴的黑色光伏发电板神秘、深邃，如夜空一般耐人寻味；蓝色的房顶光伏发电板，如蔚蓝的天空，给人以清新、温暖的感觉。

近年，国家新型建材的推广，给农家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多彩的镀锌铝镁板、铝合金板、铝镁合金板、钛合金板、不锈钢板屋面装在了寻常百姓家的屋顶上。涂有不同颜色的金属板屋面，防风、防雨、防雷电，彻底解决了农家“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惆怅事。起雾的日子，站在高处看俺那山环水绕的故乡，多彩的房屋时隐时现，犹如一座大花园。

母亲的“事业”

□王凤英

大表姐给我微信留言：“表妹，二姑纳的鞋垫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拿在手里看了好久，真是舍不得垫。”大表姐不光是赞美鞋垫漂亮，还饱含着对俺娘意志品质的真诚赞美。

从5年前开始，俺娘为了锻炼眼睛、手脚和思维能力，重新收拾好她布满灰尘的缝纫机，开始做鞋垫。

做鞋垫的首要原料是格布。从此，我的老父亲又多了两项重要工

作，那就是打糍子、糊格布。过上一段时间，他老人家就把拆解开的旧衣服、旧床单等铺在一个大木板上，把打好的糍糊均匀地刷在上面，然后晾晒晒干。

俺娘让四姐买来样式新颖、绣有梅兰竹菊和或各种吉言寄语的鞋垫毛片。每双鞋垫，最下面是格布，上面覆几层棉布，最上面才是四姐买来的花片。

俺娘做鞋垫的时候，手脚并用，神情专注，精力高度集中。随着缝纫机飞速转动，一道道彩线从俺娘手中，流泄到鞋垫上。不到半个小时，一双精美的鞋垫就被俺娘扔到了床上。

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不管是来看病的、串门的、修电视机的、修宽带的，还是送奶的、送报纸的，俺娘一定会赠送给人家两双。有几个老朋友常来俺家做客。每次来，俺娘都让人家带几双。父亲对俺娘说：“凤英她娘，物以稀为贵，你给这么多，人家就觉得不稀罕了。”可俺娘却不管这些，还是照样坚持让人家再带几双。

俺娘干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义务接诊26年。对她接来的娃娃，她更是情有独钟。去年有个从俺村走

出去的大学教授来串门，俺娘拿出几双绣着“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字样的鞋垫送给他，还笑着说：“小伙子，我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人，垫上我纳的鞋垫，祝你你走路来更踏实、更有劲儿。”那小伙子听了非常开心，接着就脱下鞋，把鞋垫放了进去。

前几天回家，俺娘问我：“凤英，毛主席纪念堂和天安门广场上站岗的战士有多少？”我说：“还不得有几百人。”俺娘说：“我想做些鞋垫寄过去，给战士们每人两双，你看行吗？”我说：“娘，您这个想法很好，但咱不知道每位战士脚的尺码。”考虑到娘的身体状况，我建议这事还是先放再说。

俺娘从年轻时忙碌，操心也成了习惯。现在虽然年龄大了，但仍然想力所能及地做点事。她老人家做鞋垫，既有益身心，又有利别人。

这几年，俺娘送出了多少鞋垫，她自己也不清了。沉浸在“嗒嗒嗒”的声响里，俺娘好像又找到了年轻时的快乐。每当有人手捧鞋垫爱不释手，流露出惊讶的神情时，出生于1940年和雷锋同岁的她就会绽放出开心的笑容。

